

控制，到2100年，曾经存在过的一些小岛屿国家会变成汪洋一片。

在历届缔约方会议上，当发达国家因为气候领导力、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权问题而展开激烈交锋时，丧失话语权的小岛屿国家很多时候只能被动观望。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艰险生存困境，小岛屿国家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博弈。例如，太平洋岛国斐济作为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屿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领域始终位居一线，是小岛屿国家关切气候变化的典型代表。2017年10月17日，斐济成为首个发行绿色主权债券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筹集5000万美元用于减缓气候变化，这一举措也为其他的小岛屿国家起到了鼓励和示范作用。

在2017年的第23届联合国气候会议上，斐济做了充分准备和策划，提出了“Talanoa Space”的概念，意为不要互相指责，要互相信任，以集体利益为重。该国还特别提到了气候变化中的性别问题，因为斐济三分之一的人口参与非正规经济活动，如小规模农业、林业和渔业，这些经济活动的主力又是妇女。因此当气候变化影响到这些部门，就会对处于农业或其他领域的弱势边缘的妇女产生重大影响。这项提议受到了同为太平洋岛国的汤加等国的认可，并承诺将性别保护纳入气候行动中。

随着小岛屿国家的不懈努力，近几年来，他们的呼声和诉求逐渐进入全球视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最终出台的协议并没有考虑小岛屿国家关于温度控制的呼声，依旧坚持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期目标设定为将工业化以来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在今年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再次明确了《巴黎协定》中达成的“努力将气温增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的全球共识。

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显著落后，对气候资金援助也十分敏感。2009年，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作出承诺，将在2020年之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气候缓解和适应行动；但十多年过去，这一承诺并未兑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最新数据，发达国家2019年气候援助资金增长到了796亿美元，但这仍与1000亿美元的目标有超过20%的距离。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敦促发达国家缔约方到2025年至少将其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的用于适应的气候资金总额从2019年的水平增加一倍。但究竟这样的要求能否实现、如何衡量是否实现，仍待观察。周伟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并不是统一操作的，而是分散

在“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气候投资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适应基金”等多处，这给准确统计也造成了一定困难。

同时，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希望成立一个新的“损失与损害基金”。这些国家认为：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需要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要排放负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岛屿国家如今正在承受前者导致的气候后果。然而，这一诉求并未体现在最后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

周伟铎表示：在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上，“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坚持建立一个国际机制处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并在会上得到了77国集团及中国的支持，达成“华沙损失损害国际机制”。2019年的气候变化大会上，“圣地亚哥损失与损害网络”建立，旨在前述“华沙机制”下，推动向极端气候脆弱的国家提供相关技术援助。

尽管如此，“华沙机制”和“圣地亚哥网络”并未充分运行并发挥作用，大部分工作仍停留在文本、会议的阶段。《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明确“将向圣地亚哥损失与损害网络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但在具体资金量和落实方式上，只是表述为“建立长期对话机制以讨论损失与损害资金”。

在格拉斯哥，命途多舛的小岛屿国家相较于之前确实取得了实在的利益；然而，由于其自身的环境以及话语权的限制，接下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或许更多还是要依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关注、风险共识。■

在气候变化领域，别的国家谈论的是话语权、资金以及发展的问题，而小岛屿国家面临的却是“生存”问题。